



李炳森/文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深得后人青睐，清欢这个词便由此得来。富有哲理的诗句，留给了读者无尽遐想。

《人间最美是清欢》是林清玄的一部散文集，淡雅的封面，衬托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大有清新脱俗之感。内容广泛，且饱蘸深情的笔墨，挥洒着整本书的走向，富有哲理的感情基调，引发人们的思考。他的作品篇幅不长，文字简朴、清新、智慧、幽远，具有诗性之美，带有几分禅意韵味，能把生活中的小事从新颖的角度写得细致入微，以平凡的笔调向我们娓娓道来人生的哲理，读之意犹未尽，触动心弦，耐人寻味。

清欢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尘嚣，那到底是何种境界？作者的原话是：来自对平静的、疏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如山间野草胜过美味佳肴，听林间鸟鸣胜过提笼遛鸟，亦或是静静品茗，茶香胜过欢歌笑语的宴会，作者解释得很精准。但看似唾手可得，往往被很多人厌弃、遗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真正能做到清欢，是一件难事。

你大可去观察，公路边的花草被修剪得千篇一律，呆呆的造型，仿佛它从一出生便被注定被安排，自己的想法被埋没，但人们却称之为好看。相反，乡下的花草有着一片自己的天地，可以肆意、随性生长，不用顾及他人的眼光，这种自然之美，是多么难得。走过车水马龙、红绿灯闪烁的街道，人们不得已争分夺秒地过马路，赶往自己的目的地。而乡下，能阻挡我们前行的，或许是一群鸭子，抑或是牛羊，可又有什么关系？这样，我们便可以停下来，领略山间的美景，细细品尝稻花香的风儿，试探它们前进时所留下的足迹。

在《光之味》中，农夫曾说：其实不必深呼吸也可以闻到，只是你的嗅觉在都市里退化了。我们何止是嗅觉在退化，就连视觉、味觉也在悄无声息地退化。饭馆里的小菜，油盐比菜还多，各种调料侵蚀着我们的味蕾，有人说这是美味佳肴，但我觉得粗茶淡饭更好。就像作者所说：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加工与精制是好的，那些传统的、天然的东西反而被舍弃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都产生很大的误区，如何纠正这是件难事。

《不紧急却重要的事》里讲到：一群人，一排排汽车，都是为了紧急的事情奔赴，相较起来，登山、喝茶，真的是太不紧急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非常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却忽略了绿地是重要的，汽车是紧急的。大树是重要的，高楼是紧急的，宽心是重要的，医院是紧急的。确实，我们被生活中紧急的事占据太多时间，未曾好好地享受一日光阴，时光匆匆在紧急中流逝，八小时内求生存，八小时外求发展。一天二十四小时，是否可以抽空拿出六十分钟来思考？不要让太多紧急的事占据我们生命中的时间。

将自己从繁忙事情中剥离出来，倒上一杯清香袅袅的清茶，好好地品茗人生，享受清风明月，炊烟袅袅的美好，可以让生命更加从容、精彩。

颠簸的日子闪亮过

张强强/文

张强强/文

在一个炽热明媚的盛夏午后，我坐在装修精美、温度适宜的咖啡馆里，一口气读完了李娟的《羊道：深山夏牧场》，不舍放下。望着窗外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人群，我突然想起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那句火出圈的台词：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

《羊道：深山夏牧场》的阅读体验，就像一场特别又美好的旅途。每读一页，我都迫不及待地翻阅，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是作家李娟羊道三部曲的最后一卷，全书由三十篇文章集结而成，讲述了作者与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在吾塞深山夏牧场的共同生活经历。它不仅是对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的记录，更是对他们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赞美与颂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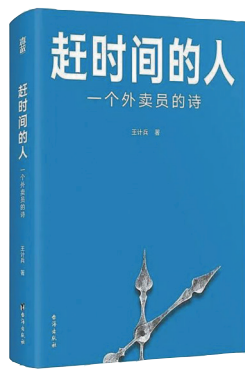
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相比，深山夏牧场的游牧生活无疑是艰苦贫瘠的。气候变幻无常、物资短缺匮乏、劳作沉重繁琐是生活的常态，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和笔墨描绘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扎克拜妈妈一家来说，全家人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干活，赶牛、放羊、拾柴、挑水、挤牛奶、锤酸奶等琐碎繁重的劳作每天都在重复上演。

一切现代化的物质用品在深山夏牧场里几乎全部消失了，没有洗发水，只能用洗衣粉洗头，没有现代电子设备和娱乐方式，只能喝茶聊天。落后的生活条件和匮乏的生活常识导致卡西一只耳朵失聪，扎克拜妈妈常常忍受着胃痛和牙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莎拉的身体状况糟糕到快要晕倒，依然未停止劳作。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让人每每读到都心酸不已。然而在书中，作者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哈萨克游牧民族坚韧乐观的品格，他们面对苦难时的云淡风轻让人为之动容。

深山夏牧场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其乐融融的。参加一次弹唱会，全家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等到出发时又激动地盛装打扮，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为了去耶克阿恰，哥哥斯马胡力和妹妹卡西可谓绞尽脑汁、笑料百出，令人啼笑皆非；严肃的扎克拜妈妈总是喜欢在饭桌上阴阳怪气地模仿别人的动作，逗得大家哭笑不得；托汗爷爷常常坐在小木屋门口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盘着腿、弓着腰，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享受阳光充裕的午后时光。行走于书中的字里行间，我已被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深深感染。

深山夏牧场藏着深入骨髓的传统坚守。牧民司机路遇羊群时绝不会按喇叭驱散，无论多赶时间都会耐心等待羊群缓慢经过；主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访客，永远为客人们准备好充足丰盛的食物；邻里之间友爱互助，只要谁家有事便会不请自来主动帮忙。牧民们坚守着最古老的生活方式，四季繁重的转场，与牛羊相伴一生，所有的苦难、病痛、孤寂都阻挡不了他们追随生命绿意的脚步。他们早已将灵魂扎根于这片广袤的天地之间，年复一年跟随自然的脉络迁徙生活，他们的质朴与坚毅令人钦佩，他们的乐观与豁达震撼人心。

颠簸的日子闪亮过，这正是我们需要拥有和保持的生活态度。身在低谷，莫忘仰望星空；路过黑夜，依然期待光明。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每个瞬间，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人生终将变得璀璨闪亮。



苏笑俐/文

漫步在生活的诗句中

苏笑俐/文

当我在书店寻找写诗的灵感时，一本蓝色的书吸引了我。它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一个外卖员的诗，书中描写了他在各个角落冒着风雨，顶着烈日，为千家万户送去所需物品的外卖员，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首首关于生命的诗在荡漾。

本书作者王计兵是一位穿梭于城市风雨中的外卖员，他将生活写成了诗，用诗歌记录着生命中遇到的点点滴滴。苦难也罢，磨砺也好，终究锤炼成他笔下的诗篇。书中共收集了182首诗歌，每一首都通俗易懂、简洁明了，让我们品味到生活的酸甜苦辣。王计兵以外卖员的视角，讲述着那些被时间追赶的日子：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这一站和下一站。这不仅是一站外卖员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的缩影。一句“我明明一动未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可以叫我：下一位”更是触动了无数匆匆过客的心弦。

面对异乡的冷漠与歧视，王计兵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而是以一种坚韧的方式表达心声：如果给我一双翅膀，就让我做一只麻雀吧，没有人可以给我画地为牢，也不能为我定下天空边境。

曲则全，枉则直。对于人情的冷漠，谁又不是作者笔下描述的我遭受的白眼，像白云一样多。赔出的笑脸，像星星一样璀璨。这些明亮的事物，保持着我在人间的晴空。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力量的乐观精神，正是他诗歌中动人的部分。而这背后，也离不开乐天派的母亲对于贫苦生活的知足和坚韧。

生活虽然辛苦，但他并没有怨恨，而是将自己的经历和坚韧揉进诗歌里，形成一篇篇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即使被动接受了平台派送到河对岸的外卖单，面对手机显示的不切实际的到达时间，导致了送单延误，以及后续几单未送的连锁反应。在委屈和彷徨下，他写下：群峰，看上去道路崎岖，总可以翻山越岭。水面，看上去一马平川，却已是寸步难行。当诗句结合实际，不得不佩服王计兵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绝望中绽放光芒的开朗。

《赶时间的人》不仅是一本诗集，更是报之人生苦难以歌的美好。这本书像是一个智慧的人在人生迷茫、灰心时送给我们的明灯。人生的旅途漫长而曲折，让我们心怀希望，热爱生活，在回望岁月时，品味那些藏在深处的诗意与美好。

山海精灵的眷顾与报答

彭忠富/文

彭忠富/文

梁实秋先生曾言：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谈及余光中先生为《乡愁》为《乡愁》的当为《乡愁》，诗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等时序贯穿全诗，借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至于散文，则有《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作者采用时间顺序回忆了自己几十年来乘坐火车的经历，记忆如铁轨，串起了沿途的风景，也串起了几十年来作者去过的四川、江南、瑞士、法国等地方。这篇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散文，通过作者的回忆和修辞手法的运用，让读者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迁以及个人情感的深厚。

关于诗歌和散文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余光中先生认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以文为诗常受批评，但是反过来以诗为文，似乎无人非议，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大致说来，散文着重清明的知性，诗着重活泼的感性。以诗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强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过了分寸，量变成为质变，就不像散文了。余光中建议，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和虚实相济的艺术，然而散文毕竟非诗。此外，诗的篇幅小、密度大、转折快，不能太过旁骛细节，散文则有较多回旋的空间。所以，同一经验，欲详其事，可以用散文；欲传其情，则宜写诗。

余光中是当代著名作家、诗人，《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是先生第一本纯散文集，收录其1978年至1985年创作的散文18篇，包括《我的四个假想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催魂铃》《牛蛙记》等名篇，有随感、札记、山水游记、人物散记，品类丰富，风格华美，情感细腻，语言幽默。作者将自己的才识、情怀、趣味融于散文，使抒情、用典、叙述浑然一体，呈现出他融诗于文、融诗于散文的独特写作风貌。本书体现了余光中从以诗为文到本位散文的思考和转变，感性与理智兼容，为读者打开了其诗歌以外的另一扇文学之窗。

余光中坦言：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一，世界就不成立。这部纯散文集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余光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沙田，生命的棋子落在一个最静观的位置，谈笑多为鸿儒，正可激荡文思。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没有人是一个岛》《开卷如开芝麻门》等一篇篇散文犹如山海精灵的眷顾与报答，散发出晶莹、明快、幽默、辽阔的属性。

这部散文集中，比较脍炙人口的有《我的四个假想敌》。作者巧用比喻，把女儿的男友称为四个假想敌，形象地概括了父亲与女儿男友之间必定的、永恒的矛盾，写出了一种独特、微妙的父爱心理，充分渲染和发挥了一种许多人心中都有此体验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人生况味。余光中的个性化叙述形象、智慧化的散文哲理、情趣化的生活境界，让人发自肺腑地钦佩其散文技巧和情感表达。



一盏「清欢」品人生